

大學生生活瑣憶

龔祖遂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、39頁、40頁)

考運奇佳進了中大

我原籍江蘇海門，隸屬江北，語言則和杭州、嘉興、吳興相仿；故鄉土地肥沃，民風淳樸，從無戰事，乃海門非兵家必爭之地也。洪楊之亂，叛軍橫掃江南，唯江北被棄而免於難。我出身農家，佃農墾植，收租生活。年幼為打擺子（瘧疾）所苦，傷了元氣，體弱多病。小學、中學均在縣內塾牧高小及啓秀中學就讀而畢業。高中本擬入海門中學，但因學潮停辦，不得已遠赴南通崇敬中學攻讀。民國廿四年讀完高中課業，校方已承認我畢業，但必須通過全省中學畢業會考及格後，方能領到畢業證書。那時高中會考，什麼功課都要考，有一科不及格非來年重考不可，畢業證書扣留（通才沾光，專才吃虧）。所以那時有一科不及格而自殺的，也有被共黨誘惑而走入歧途的，中學生只願「開早車」、「開夜車」，日以繼夜，硬記題目，死背會考指南，不計其效果。會考目的何在？弊多利少，終於經不起學者專家檢討，沒有幾年就停止了。我對各項功課，都曾專心研讀，幸運過關，於是斗膽報考中大，

但報考理、工，還是文、法呢？那時政府提倡振興實業（現在所謂經濟建設），教育部認為文法科招生，重質不重量。我非明星中學畢業生，可是考運好，却考上明星大學——國立中央大學（法學院政治系），真感謝父母的栽培、師長的教導、親友的鼓勵。

中央大學前身是民國四年的南京高等師範，其後改為東南大學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，乃於民國十七年正式命名為國立中央大學，共有文、理、工、法、教、農、商、醫八個學院，四十六個科系，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最高學府，而中大優良傳統的「渾樸」學風，尤為中大人持續不渝發揚光大。

民國廿四年夏，我進了中大之門。那時華東國立大學很少，私立的大學較多，在杭州有之江大學，上海有聖約翰大學和滬江大學，蘇州的東吳大學，南京的金陵大學（以上均係教會辦的大學），連交通大學（前身是南洋大學）及中大，統稱華東八大學，常常舉行體育競賽及中英文辯論對抗賽。有一年華東八大學舉行中英文辯論會

，輪到我校主辦，我不善辭令，又無特長，但有一股熱誠服務的心，因為是學生活動較為積極的分子，所以似是一學生自治會推我籌辦；我付出很多心力，結果圓滿達成任務，不過我校同學代表辯論的成績平平。那時的校長是羅家倫先生，在我代表中大致開幕詞後，他悄悄的對我說：「龔同學，在主席臺上致詞，最好不要穿大衣。」（我穿了大衣出洋相）我回說：「謝謝校長提示。」至今我對大衣一無好感，一進門就和禮帽一樣，立刻脫掉。羅校長曾對我說：「我替你們選的教授都是國外一流的佼佼者，你們真有福氣。」

當時聞名的大學北方有北大、清華，南方就是中大。北方以文學見長，中大則以科學數理見長，其後中大文、法、商也相當出色，人才濟濟。我年輕時身體不好，用功比不上同學，中學不開「夜車」，大學更是如此。在南京成賢街同寢室（二人一個房間）同學周雅懷（湖南人）非常用功，學業不錯。我每於午夜醒來，他總在打太極拳，準備上床就寢。後來在重慶沙坪壩分手，即無聯絡，生死未卜。我與他同窗四年，是大學

中同窗最久，亦是感情較深的同學，遙望海天，不勝想念。

時光過得真快，我現已年逾古稀，能吃得跑，假使不是對醫生有一份偏愛，也許活得更自在。想當年讀書時若能「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」，多讀些書不是更好麼？今天臺灣中大的一羣，處於知識爆炸的時代，在名師雲集，設備完善，校園清雅，極好的環境下，努力研讀，個個前途似錦。

我們政治系同班同學，開始報到人數就很少，總共不到十五人，後來轉系的轉系，走掉的走掉，到畢業時祇剩三個人，二男一女（黃淑賢也是湖南人），可說是「師」多「生」少。我在南京四牌樓校本部讀三年，最後一年是在重慶沙坪壩讀的，我是沙坪壩第一屆畢業生。吳幹教授是四川人，他是建議遷校重慶的大功臣，來臺後一直在東吳大學執教，現已退休，正在著書立說，是教我們經濟學的好老師。

李惟果勉以出師表

在南京時法學院院長是馬洗繁先生，政治系主任是錢端升先生；到了重慶，院長、系主任都變動了，院長是童冠賢先生，系主任是張匯文先生，這幾位飽學之士，都是一流的名教授。讀大學一年級時，教我們政治學的李惟果先生是四川人，其時外患內亂，國步維艱，李教授第一天上課，就以「國難」激勵我們說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要記着「讀書不忘救國，救國不忘讀書」，付出心血，盡忠報國，並以諸葛亮「出

師表」（後出師表是否諸葛亮手筆，現尚存疑）來勉勵我們。然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剛考進的新生，如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，想給他一個「下馬威」，試試他的才能，竟然學生考起老師來，說：「老師，你說出師表寫得好，諸葛亮如何如何，前後出師表那一定會背的了？」「當然！」

他當即朗朗背誦：「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，……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，……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，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茅廬之中，……遂許先帝以驅馳，……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」「先帝慮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，……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他一口氣「珠落玉盤」地背到底，教那打岔的學生口服心服。李老師英俊瀟灑，風度翩翩，能說善道，不愧為四川佳公子也。李老師又大談諸葛亮說，三國誌演義，把他寫得像活神仙，千古以來數青年才俊，應推諸葛亮。劉備三顧茅廬，諸葛亮高臥隆中，不過廿四歲，他的隆中對，確實於歷史、地理、軍事、時事等各方面都有極深入的研究，令人景仰，所以劉備說：「遇孔明如魚得水。」但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，諸葛亮在隆中，是不是等伯樂呢？假使等不到劉備，歷史不是要重寫嗎？世上懷才不遇的人很多，就是沒有遇見伯樂而已。

我隨校遷到重慶沙坪壩後，未再親炙芝宇，但我至今記得李師講「出師表」的神情，激昂慷慨，比手畫腳，講得實在太好了。他是我在南京

讀書時印象最深的公子型教授，也是一個才氣橫溢的好老師。

第二年我選修財政學，教授朱俛（號伯商）是浙江人，個子不高，眉宇清秀，態度嚴肅，不露笑容，望之令人生長；與他接觸，則如沐春風，和藹可親。他是德國留學生，是德國當代財政學權威教授華格納（A. WAGNER 1835—1917）的得意門生，他不但對財政學方面有高深的研究，發表的文章很多，都是精彩絕倫。他所寫的詩、小說（翻譯不少，茵夢湖是其中之一）亦均膾炙人口，令人愛不釋手，而且字也寫得秀麗端正，真是才子。上課時他把大綱寫在黑板上，簡約明瞭，講得深入淺出，條理清晰，很容易做筆記。旁聽生特別多，遲來的就要坐在窗戶上聽，他實在講得太好，後來我又選讀他教的「財政政策」，亦非常叫座。下課後，請教他有關當前財政方面的問題，都得到滿意的指導。師母是德國人，鶼鶒情深，然二次大戰發生後不久，她寧願放棄恩愛的丈夫，遽返祖國，奔赴國難，日耳曼民族真是世界上了不起的民族。

朱師最大的興趣是講學與著作，而對社會和學術界的風氣亦甚關切。五四以後學術界風氣丕變，作基本學術研究的，逐漸渲染為投機取巧的作風，其成名之捷徑計有四途：其一是互相標榜，彼此捧場成爲什麼家。其二是對有名學者刻意渲染，追附驥尾，或吹毛求疵，自詡專家。其三是盡情譏刺，惡意中傷，自抬身價。其四是央人作序或批評，沽名釣譽，以提高其地位。總之，九一八前後的學術界無是非無善惡可言。最講究

明辨是非，在學術上下基本工夫的朱老師，對此一般那風深惡痛絕！一般學閥自對其無計可售，恨之入骨。朱師對高水準的正派雜誌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，則樂於應邀撰寫財政方面的論文，以作學術界的倡導，或為政府當局作決策的參考。

學生生活有如顏回

自九一八事變後，共黨煽動學潮，陰謀滲透，到處搗亂，近黑近赤的人混雜不清，遊說拉攏，搞得雞犬不寧，五花八門。在學閥各有立場、壁壘分明之下，超然派一概被拒絕，投機派則造謠生事。我所在中央政府所在地，是全國高等學府，學生動靜，為青年學生所矚目，而相互效尤；所以一旦為共黨職業學生煽起學潮，校方當局緊張萬分，思有所平息之策。有關教育輔導之幕後人士，指導對抗之道，以求消散。幸好我同校同學大都冷靜而有理智，且以學業為重，所有學潮均能及時平息，未為共黨利用。

民國廿五年冬西安事變發生，蔣中正被劫持，親者痛，仇者快。那時孔祥熙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（蔣公兼院長）兼財政部長，權傾一時，早在事變前默察陝軍與東北軍政治形勢，頗有異象，曾懇請蔣公遠離陝境。其時蔣公駐節華清池，邀夫人西行，孔以私函託夫人轉呈，不為所動，未及十日即發生西安事變，誠料事如神。孔先生係基督徒，遇事祈禱，求神啓示，他翻到使徒行傳十六章保羅遇難被囚，因地震獲釋，受此靈感，深信蔣公安全當無問題。後來果然張學良、

楊虎城負荆請罪，蔣公脫險，當時國人欣喜若狂，大家說：「國家有救了！」我們同學組隊遊行，到處張貼標語，呼喊口號，熱烈慶祝。南京家家戶戶大放鞭炮，歡天喜地，呈現一片赤誠擁戴元首景象，亦是國家轉危為安，人心向背最有力的表徵。翌年七七事變，繼之八一三事變接踵而來，蔣公昭示國人：「和平未到絕望時期，絕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絕不輕言犧牲。」

蔣公宅心仁厚，期望日軍有所警覺，但日本軍閥得寸進尺欺壓不已，我中華民族不可侮不屈的偉大與堅毅，終於在蔣公「抗戰到底」決心下展示出來！戰事日趨激烈，上海不守，南京垂危，我決定遷至重慶，由水路入川。自下關乘船出發，到了關口，再向上游宜昌進發，終站是重慶。船愈坐愈小，路愈走愈狹，到了三峽，非找人拉纜不可，船上是人，岸上是人，山歌高唱不絕於耳。萬壑重疊，水路無痕，真是「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好不容易到了重慶，再轉往沙坪壩。但見松林坡上鱗次櫛比重重疊疊的校舍，真是做到了寸土寸金地盡其利的地步。後方物資缺乏，我們靠公費生活，能吃饱就心滿意足，有時肉也買不到，打牙祭是額外的口福。穿的能溫暖就好，那裏有什麼挑挑選選的。然而大家不怕艱苦，一心就學，學生生活如同顏回。而重慶人民亦勤儉刻苦，埋頭苦幹，同樣生活艱難，毫無怨言。

現在臺灣所說的「重慶精神」，我想就是說這種艱難困苦克難精神吧！假使把從前重慶讀書生活的苦況，告訴現在臺灣的學生及青年人，他

們一定說：「又來亂「蓋」，講「天方夜譚」了！我熬過了大學最後一年，承師長介紹到四川溫江縣土地陳報辦事處服務，兢兢業業，非常盡職負責，自認土地陳報工作還算辦得不錯。生活也很安定，但總覺得長此以往無大前途，決定俟有機會參加高等考試，謀求發展。」

念我母校歷盡滄桑

民國廿九年秋，我參加財政金融人員高等考試，放榜錄取後，奉命在重慶小溫泉中央政治學校（今國立政治大學）受訓半年。那時朱傑老師講授的是「戰時財政」，他記憶力強，自南京到重慶已相隔四年之久未親聲款，仍記得我是他南京時中大的學生。在受訓結業前二天的一個下午，他約我去談話。他說：「財政部田賦管理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（主任委員是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）關吉玉先生（關先生是朱師留學德國時的好同學），要我推薦二、三位本班受訓的同學去工作，我想你合適，名義是視察陳報業務有密切關係，立刻答應下來（同班受訓的趙既昌同年，那時亦在該會服務）。這時離正式分發尚有三、四個月，而已先有了合適的工作，很感幸運，同時非常感激朱老師。奈我命薄如紙，重慶時常遭遇空襲，有時上午十時許，敵機隆隆之聲破空而來，只好「見機而奔，入穴為安」。到下午一點多鐘，警報解除，方走出防空洞。有時晚上亦來空襲，因此飲食無定時，睡眠亦不足，更加上奔波勞累，終為痢疾纏倒。在田管

會上班三個月大都是病假，所有薪津收入不足以醫病及養活家小（那時我已結婚，有一孩子）。

後方接濟中斷，真是貧病交迫。但天無絕人之路，不久接到分發命令，奉派在中央信託局（產物保險處），待遇優厚，為度過難關，唯有如限報到。事先晉謁朱師（時朱師為孔祥熙兼部長特約撰擬重要文告的機要秘書），我將辭去前職轉到中信局的原委作詳盡的報告，朱師很同情而關愛的說：「這是很好的選擇，男怕選錯行，女怕嫁錯郎。保險在歐美已很發達，且為金融方面重要的一環，在我國尚處於萌芽階段，不要以為保險是雕蟲小技，應敬業樂羣，閒中進修，持之以恆，終有成就。」言罷他忽摸摸口袋，我深知其意，立刻急忙辭退，感激不已，不覺熱淚盈眶。

民國卅四年秋抗戰勝利，我於卅五年初奉派在青島中央信託局服務，旋轉職於中央合作金庫。卅七年春，華北局勢混亂，奉調廣西柳州開辦中央合作金庫。卅八年夏，華中局勢又逆轉，乃辭職來臺灣，在中央產物保險公司服務廿餘年，雖現已退休，仍被延聘為顧問，全日上班，以迄今茲。如說對保險業小有成就，乃朱僕老師啓示所賜，而朱師一代學人不知下落，每一念及，不勝感恩懷慕。

韶光易逝，世事多變，我中大先在南京奠定基礎，旋因抗戰西遷重慶，復因中共竊據大陸在臺灣復校，歷盡滄桑。而莘莘學子有的在「救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救國」大口號下熱切求知，有的在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；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；軍事第一，勝利第一」的大目標下，埋頭苦

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120元

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評述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沖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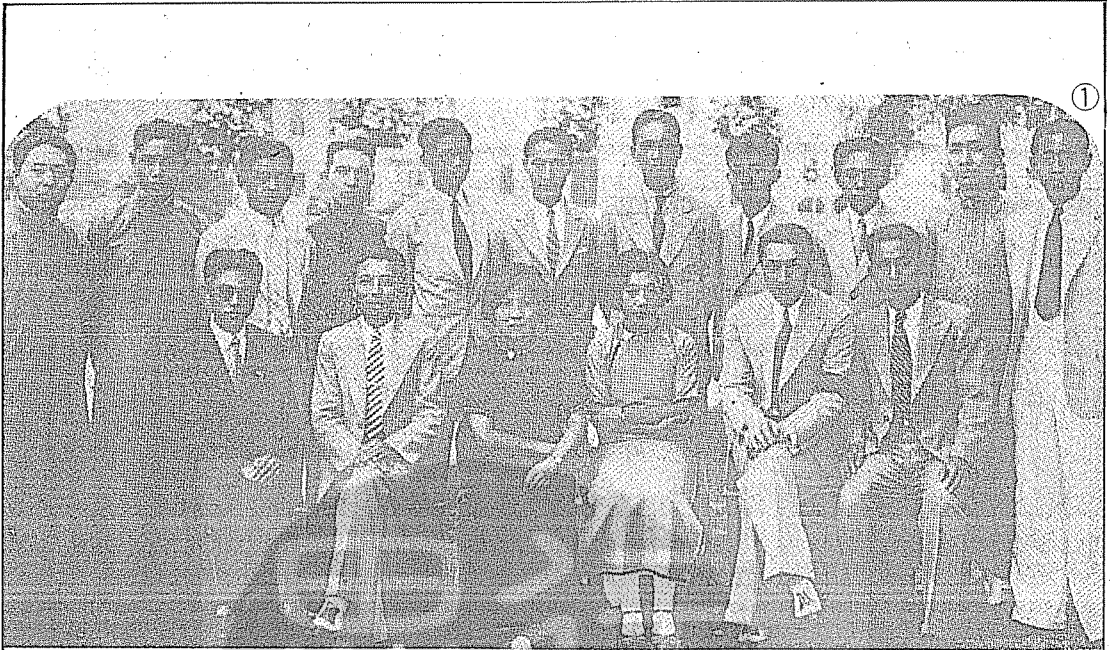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讀。有的在「建設臺灣，光復大陸」，「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大方向下，完成學業。如今黨

政掌權的要人、學術文化界的聞人、科技工程專家、工商企業界領袖，很多是中大的同學；也有在崗位上克盡職責的無名英雄，不知萬幾。同學們均對國家民族付出全副心力，一樣報效國家，值得稱頌。中央大學已有七十年光輝燦爛的歷史，禱望而今而後，中大同學繼往開來，綿延不絕。我們要創造更大更多的輝煌史實，在急遽遞嬗的歷史中，跟着時代巨輪前進，個個成爲頂天立地的強人，更爲中大發揚光大，直到永遠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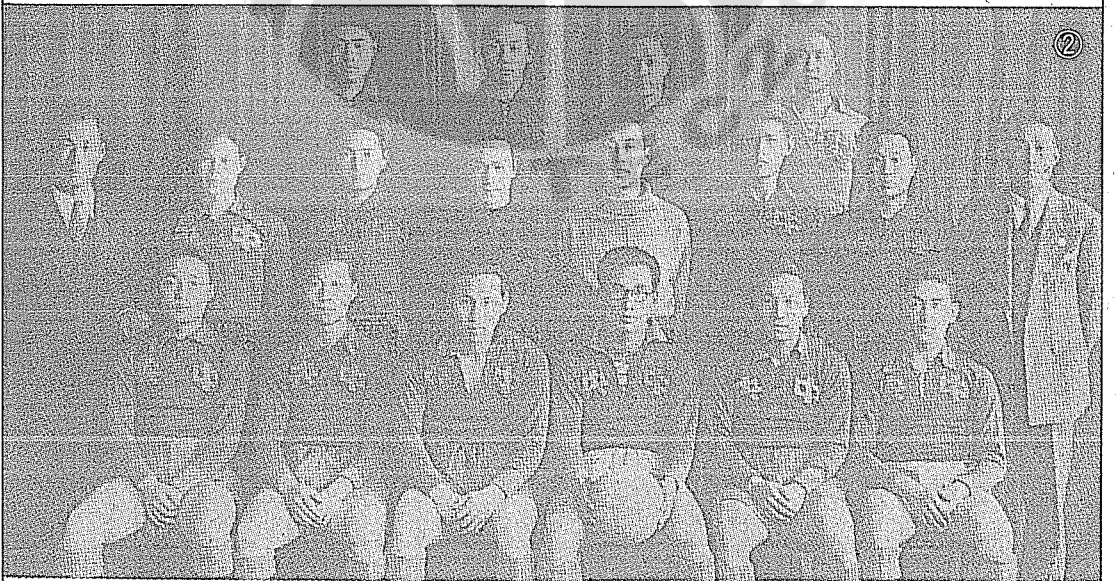


① 羅家倫校長與中央大學學生軍合影。
② 中大法學院長馬洗繁教授。
③ 經濟系名教授朱悞博士。
④ 政治系名教授李惟果博士。(文見35頁)



①中大政治學會理監事合影。

②球類運動錦標隊隊員合影。





① 大學生活瑣憶作者龔祖遂與夫人及三位公子合影。
② 龔祖遂中大畢業與新婚夫人合影。

